

## 有為者，亦若是；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李惠英

此次欣逢羅委員世宗哥新著《往事雜憶》出版，並在台北舉行新書簽名

會，事前承羅委員知會我有這項盛會，希望我代其安排該項簽名會的相關籌備事宜。我有此殊榮，不勝其榮寵，也算

給了我一項光榮的使命，奉命唯謹，不敢怠慢，全力以赴；隨即聯絡好友李勝文、徐梅琴、鍾華珍、胡秉通等開會討

論一應相關事務，分配工作。會中決定於五月十九日（六）上午十一時假新北市印尼歸僑協會大禮堂舉行，並由印尼

歸僑協會和《中山校友通訊》共同具名主辦，由李勝文兄主持，他是羅委員多年知交，時相過從，情誼篤厚，請他主

持簽名會堪稱是最適當人選；李勝文：現任中國國民黨第廿屆全黨代表；黃復興黨部黃國定支黨部委員；中華民國印

尼歸僑協會副理事長；永和榮光服務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五月十九日上午，天青氣爽，風和日麗，十時許各方親朋故舊絡繹於途，來到會場，多年不見鄉親老友，適逢其會，驚喜重逢於此，紛紛握手寒暄問

候，暢敘衷懷，人情溫暖，賀客盈門，互道久仰之聲，不絕於耳；各方致送鮮花擺滿禮堂週遭，光鮮奪目，芳香四溢，瀰漫著一片濃濃的喜慶歡樂氣氛，興高采烈。

空前熱鬧，不在話下；這時但見羅委員伉儷穿梭應酬於來賓之間，應接不暇，喜上眉梢，樂不可支，由此亦可見

羅委員年高德劭，地位崇高，極得人望，多年的宿願，最後功德圓滿完成了，更增添了綺麗絢爛的晚景。施善不

望報善舉，愛人的精神，因此書的出版更為發皇。對我而言：能為賢者分勞是一分榮寵，這一份光榮是非同小可的。

羅委員是我叔父輩的摯友，是一位忠厚溫和的長者，初見面時即給人一種溫馨優雅，態度平和穩健的感覺。記得小

時候定標叔和我們同住，那時世宗哥常到家來找叔父，或小坐閒聊，如遇台灣有要員到印尼來宣慰僑胞時便得作馬拉

松式長談討論如何接待等問題；他們是志氣相投，相濡以沫的革命伙夥，更是為僑社服務的好搭檔；雖然如此，因為

叔叔是一位教師，所以世宗哥一直就以「老師」相稱而不名。當時年少，對叔父的為人行事風範，人格特質，知之不詳，今天有幸拜讀世宗哥這本《往事雜憶》大著，書中第廿九—三〇頁對叔父有一段這樣的描述：定標叔曾在國民黨的義務博愛學校擔任過校長和華僑公學第三分校的教員；日本投降後，是勿里洞培正中學的校長。民國四十三年遷回椰加達定居；國民黨黨員，忠黨愛國，堅守理念，一生服務黨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曾於民國四十五年回台參加中國國民黨的十全大會，同時還帶了一批中學生回到台灣進入華僑中學就讀，那時回台升學的印尼僑生還不很多。做事認真，幹勁十足，精明能事，對於紛繁蕪雜的多頭事務，多能處置得井然有序，在工作的表現上永遠是一位出色的人，十分令人佩服。

印尼政治氛圍漸趨緩和時，僑社情勢也起著一些微妙的變化。於是一九六七年開始又可以到台灣了，這一令人高興的消息傳出，僑界莫不感到十分興奮。同年我們發動僑胞回台參加雙十國慶，報名參加的人十分踴躍，約有二百名之譜，組成五個團，華僑的愛國情操是很

令人敬佩的。其中護照和機票交給謝始南的旅行社代辦；當時因為還沒有政府機關辦理簽證，就請李定標老師負責義務幫忙，當時對這項任務出力最多的是李定標老師：費盡苦心，四處奔波，八方聯絡，不辭辛勞，才能成行。樂此不疲，精神毅力，令人敬仰。

三百多年來，海外華僑遠適異國他鄉，多因國事蝴蝶，飽經戰亂憂患，家鄉生活艱難，謀生不易，近半個世紀以來，更因政局丕變，大陸易手，歷盡滄桑悲苦。換句話說：華僑的宿命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緊密相隨，政治情勢之轉變所產生的壓力，無論是有形或無形的都是一種災難。今天披閱世宗哥這本《往事雜憶》，當可看到那個時代的多重面貌，道盡了千古同悲的流離歲月與滄桑。早年飄零異國他鄉的世宗哥，因此對僑社的處境最能感同身受，更何況自己也是身歷其境的人，作出無私積極的貢獻，終生為僑社服務，通過實務工作體現其對於華社應有的擔當，貫徹其一生的理想。他作了幾十年跑腿打雜的義工，出任艱巨，受命於艱困之際，盡心盡力，克盡厥責，數十年如一日，於今整整半個世紀於茲，修成正果，精神毅

力，有口皆碑，令人肅然起敬。古道熱腸，敬老憐貧，周濟貧困，雖非舊識相知，傾囊相贈，毫無難色，施善不望報的情操，都透著濃郁的人情味。

我離開印尼回到台灣以後，世宗哥也不時會來台探望親友和自己在台就讀的兒女，這期間也一定會和我見上一面。相見時每在垂詢鄉親故舊近況之餘，也總還有說不完的前塵往事，一一從記憶中湧現出來。我尤其喜歡聽他敘說從前印尼華僑社會的歷史軼事，對時政、對某個事件所做的分析、僑社人物的軼事趣聞等等，用一份悠閒的心情和風趣的口吻，如泉湧般地涓涓無窮，娓娓道來，快意淋漓。其間每遇有話不能暢所欲言時，也會權衡輕重，點到為止，或一句話輕輕帶過，多少事，欲說還休。畢生為國為黨忠勤，為推展華文教育默默努力，傳承中華文化的花香，是真正保存中華文化的推手，這需要何等的气魄和堅忍的毅力；世宗哥對人態度誠懇，對朋友肝膽相照，說一句是一句，絕無依為兩可的空話，做事認真負責，堅守崗位，認真奉行，有為者，亦若是。我力有未逮，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 八一三砲戰情緣

南客

今年是金門八一三砲戰六十週年，時光荏苒已度過一甲子歲月，歷盡滄桑艱辛考驗，至今屹立不搖，昂然傲視於天地之間，全國各有關單位及民間社團，必定會熱烈慶祝一番。就我個人而言，或許是緣份關係，和它有種不可思議的巧合際遇，許多陳年往事湧上心頭感觸良多。讀者也許會覺得訝異，一個回台求學的僑生，怎麼會與金門八一三砲戰扯上關係？在炎炎酷暑裏，不妨說些久已遺忘的舊憶，就當作是看故事消暑吧！

我在台就讀國立師範大學，民國四十七年暑假，回僑居地印尼茂物和家人團聚，與親友們分享別後離情，敘述大學生涯的點點滴滴，台灣社會的民情習俗，當然也不會放過令人懷念的美食小吃，日子過得非常悠閒舒適。豈料晴天霹靂，突然發生震驚世人的金門八一三砲戰。短短的兩小時內落彈達四萬餘發，全日合計五萬七千餘發，真是彈落

如雨，造成國軍死傷四百餘人，包含金門防衛司令部三位副司令的殉職。在這種險惡情勢下台灣的安危立即面臨考驗，許多親友紛紛前來探詢關切，其實我們在台時日不長所知有限，只曉得金門距離大陸很近，卻是保護台澎金馬的前峭堡壘。當時國際間對砲戰新聞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咸認台灣安全已受嚴重威脅，幸好很快獲得美國支持，派駐第七艦隊協防，簽訂「防衛協定」，劍拔弩張的對峙形勢才逐漸和緩，但對未來兩岸發展仍然憂心不已。

面臨這種風雨飄搖的局面，使得家長們憂心忡忡，眾多在台求學的學生必須作出選擇：是繼續回台完成學業或是放棄？就我個人而言，努力多年克服種種困難阻礙，終於實現唸大學的夢想，如今要半途而廢實不甘心。世事真難預料屋漏偏逢連夜雨，印尼政府又突然宣布，對回台升學學生只發單程出境證，以後不得再返回。如此一來升學變成要永遠離別家園與親友，這真是令人痛苦煎熬的決定，大家徬徨無助，何去何從不知所措。俗話說知子莫若父，他說：回去吧！如果不答應你會後悔一輩子。母親則雖千萬不願意也只好祈求上天保

祐。於是我與班上同學就在砲戰未滿一個月就飛回台北，坐在三輪車上，卻意外發現台北一如往常安寧，完全沒有戰爭的氣息。僑委會得悉我們在這時刻不顧安危，毅然決然回來表示勇氣可嘉，其實在我心目中完成學業是第一目標，對未來前途如何打算的確沒有什麼長遠計劃。



民國五十

年我從師大畢業，在任教前夕得到機會前往金門參觀訪問，那時砲戰未停，戰火蹂躪下真是斷垣殘壁滿目瘡痍，建築物受損嚴重，軍民生活作息都受影響，許多軍事設施都進入地下化，然後才有所謂「單打雙不打」策略，直到六十八年中共與美建交後才停止。

我第二次再到金門已是民國八十年，相隔三十多年之久，昔日戰火煙硝早已隨風消逝，各方發展迅速，市面繁

榮，商業鼎盛，觀光遊客絡繹不絕，尤其利用彈殼製作的菜刀鋒利耐用，成為金門高梁外極受歡迎的另一特產。以往號稱擁有十萬大軍的金門，也因戰略地位的改變，只剩四萬人留守，砲戰遺留的「戰地風光」成為世上少有的特殊景觀。更令人預想不到的，近年由於兩岸開放交流頻繁，金門得地利之便，已成為觀光旅遊勝地，未來發展榮景實不可限量。

在八二三砲戰時，當然會發生許多悲歡離合的感人故事，今舉兩則實例：在服預官役時，我的排附說了他親身經歷的故事：某晚（白天不能行動）他率兵到海口載台灣運來的補給品，回營後便停放在管房前，等到天亮士兵卸下時，居然發現車上橫躺著一顆未爆炸砲戰，驚嚇得大呼感謝上天保佑平安。又如台大名教授薛承泰，全家在撒退時，他祖母倉促間從被窩中抱走年幼時的薛教授，後來才發現是空被子，慌亂中幸好及時找回。有次他們祖孫三人送便當到店中，歸途時突然砲聲隆隆，隣居好心招呼入內暫避，祖母回以「再幾步路就到家」，話未說完砲彈就落在鄰居家。還有他父親開的雜貨店旁一面牆，也曾被砲彈轟倒，很

慶幸的平安無事，他們一家人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可是防衛部二位副司就沒有這麼幸運，砲彈居然就落在身旁，讓國家喪失多位優秀將領。

台北有「八二三砲戰紀念公園」，為緬懷先人英勇事蹟，永銘歷史記憶而建，位於圓山飯店下方，可惜有很多人不甚注意。人氣旺盛的是在中和的「八二三公園」，又名「四號公園」或「雙和公



園」。這是因為中和市長呂芳煙，在金門服役身歷其境，作為一位歷史見證者，於是發動戰友建此公園。它位於中和和交接處，交通便利，設備周全，花木繁茂，早晚到此作休閒健身活動者衆多，且有國立台灣圖書館在此，進修與運動兩相宜，廣受社區民衆喜愛。我就住在公園旁多年算是常客之一，朝夕相處對園區內一草一木均有一份感情，在未來歲月中，相信還會繼續與它有段不

可切割的情緣吧！

## 驕狂自負諸葛亮

方鶴齡

歷代歷史人物，在民間最具神話色彩的諸葛亮，幾乎是人人皆知，似乎他能呼風喚雨，未卜先知神算精準，這都是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妙筆所賜。其實諸葛亮他真正的功績，不如助齊稱霸的管仲，不及興周的姜子牙，併吞六國的李斯，創漢的三傑，輔佐朱元璋的劉伯溫，更難比中國的周恩來等。

當年諸葛亮在蜀中，尚有雲南、四川、貴州、西康等地，雄兵數十萬，雖六出祁山仍未能得中原寸土。不久前大陸陝西師範歷史系教授胡覺照，發表文章「出師表愚忠，孔明想篡位」為題，批評孔明明知不可為，卻打著愚忠的旗子，其實是想自己做皇帝。另外又有北大教授梅朝榮，也評諸葛亮是中國最虛偽的男人。

筆者也有對諸葛不佩服的地方，第一是他的好戰，藉劉備臨終所託，希望匡復漢室的遺志，但當時的阿斗，不但

無能更無鬥志，根本不想進取中原，打沒有勝負的仗，諸葛亮卻要六出祁山。蜀道難行的長途行軍，到了祁山一般士卒已經死傷不少，那裡還有鬥志，因此六出祁山未能得到寸土，最大的成果是勞財喪命。

再說七擒孟獲的戰役，諸葛的作風實在太過大膽驕狂，就事論事來說對敵人孟獲一再的縱放，雖有感化安撫作用，凡事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讓已非常的不易，何況是在戰場上，每一場戰役都會傷害不少家庭，怎能形同兒戲的七擒七放中，不知要增添多少冤魂。再說戰場上對敵人的仁慈，是對自己的殘忍。綜觀自古至今歷史也無此前列，即使諸葛高估自己的勝算，而輕視孟獲的無能，也不該狂妄到如此驕矜的地步！這段戰役無論是歷史或演義、小說，其誇張的程度，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總之，在三國演義中力捧諸葛亮，所塑造的諸多事例如借東風、空城計等，祇能當作故事聽聽，不能代表歷史。本文並非貶低諸葛才華，而是藉此略舉他太過驕狂好戰，純是筆者個人的看法。